

【语言学研究】

现代汉语“得”字句的语段推导及线性化

杨 军, 李琳琳

(南京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基于边缘特征等于可合并性这一假设,尝试在边缘特征驱动的语段推导框架下,证明功能语类“得”在现代汉语“得”字句语段推导中的必要性,以及“动-得”线性紧邻的必然性。“得”字句动词复制的原因,在于当“得”前动词带宾语,宾语必须递出,这就在C(Complementizer)的移动路径上形成两个语障,即限定词短语和该限定词短语所在轻动词短语;作为一种句法后修复手段,话题化使整个宾语所在轻动词短语在CP(Complementizer Phrase)之上再合并,经过链删除,消除较低的语障,但动词却不能删除(这造成动词复制),原因是在尽可能删除较低副本的条件下,保留递出单位的核心是不违反强制曲拱原则的最优选择。

关键词:“得”字句;语段推导;边缘特征;线性化

中图分类号:H1-0

文章编号:1673-5420(2016)04-0098-07

一、“得”字句研究的问题与反思

我们认为基于最简方案(Minimalist Program, MP)的现代汉语“得”字句研究有如下问题:

(一)未能证明“得”在推导中的必要性

没有任何基于最简方案的研究就“得”在推导中的必要性提出任何证明。但“得”字句既然自成一类,“得”字本身必然在“得”字句的推导中有其逻辑上的必然性。

(二)未能证明“动-得”必须紧邻且中间不能插入宾语

Huang等认为一方面汉语构词法要求“得”引起的方式状语必须在动词之前修饰动词(如飞快等),另一方面,“得”又必须寄宿于动词之后^①;因而,Huang等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动+得”构

收稿日期:2016-06-23 本刊网址:<http://nysk.njupt.edu.cn>

作者简介:杨 军,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句法音系。

李琳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学。

① 这一假设未经论证。

成一个音系词,就不违反汉语构词法。例如,“他唱得特别好听”,动词“唱”从动词(V)移到轻动词(*v*),如果“唱”不带宾语,轻动词在线性上跟“得”毗邻,形成一个音系词“唱-得”。如果“唱”带宾语,一旦动词移到轻动词,轻动词跟“得”就被宾语隔开,不能形成音系词。悬空的“得”因缺了可以寄宿的动词而不可接受^{[1]89}。我们认为,这一论证通过假设“得”必须寄宿于动词来论证“动+得”必须紧邻,仍然是循环论证;且因果关系混乱,到底是句法馈给音系,还是音系馈给句法?

对于表结果的“得”,以“他气得我不想写信了”为例,Huang 等将“气得”作为一个句法单位纳入句法推导,跨过宾语“我”提升到 *v* 的位置^{[1]91}。我们认为,第二个分析和第一个分析矛盾。

与 Huang 等的看法不同,Cheng 在解释“得”字句动词复制时提出,动词复制后较低的副本和“得”发生了词法融合,得到“骑得”,从而区别于“骑”,避免了链删除,得以保留^{[2]151-174}。这里,首先词法融合的动机不明。其次,也再次说明目前基于句法树,或者说基于投射的(projection-based)句法分析难以解释“动-得”紧邻以及中间不能插入宾语。Cheng & Vincente 承认基于词法修补或词法融合的分析难以解释汉语动词复制,但未能给出新的分析^[3]。

(三)未能解释“得”字句动词复制及相关机制

Cheng 主要分析的是表结果的且有动词复制的“得”字句,例如,他骑马骑得很累。Cheng 认为动词复制的原因之一是为了不违反“短语结构条件”(Phrase Structure Condition, PSC),即给定一个汉语句子,核心(动词或轻动词短语)只可以向左分支一次,而且只能在最低的扩展层^{[4]153}。很显然,短语结构条件本身需要论证。

此类“得”字句中另一个难题是,两个“骑”一个带宾语,另一个不带。Cheng 诉诸“作格转换”(Ergativity Shift),即“骑”从作格动词转换为非作格动词^{[5]159}。我们认为,作格转换完全不受句法约束,增加了句法推导的负担。

二、“得”字句的语段推导及线性化

(一)“得”的性质

本文在最简方案框架下,基于边缘特征(Edge Feature, EF)等于可合并性,以边缘特征驱动的(而非基于表征或句法树的)语段推导为以上问题提供思路。在分布式词法(Distributed Morphology, DM)框架下^[6],我们假设功能类,如 C(Complementizer)、T(Tense)和 *v*,带有两个边缘特征^[7],实质类(如 V 等)有一个边缘特征。我们分别提出合并条件和递出操作的定义。

(1)合并条件:合并消耗两个边缘特征(即合并双方各携带一个边缘特征,或一方有两个边缘特征,另一方没有)。

递出:当递出单位内特征核查/赋值已结束,且边缘特征已耗尽,则递出域核心的补语,同时在域核心恢复一个边缘特征。

以“老王骑得马累了”为例,见(2),其中 D 指示推导空间,分为推导支流 $D_{\text{支流}}$ 和推导主流 $D_{\text{主流}}$ 。^①

(2) $D_{\text{主流}}$: i) $C_{[EF,EF]} - T_{[EF,EF]} = C - T_{[EF,EF]}$

$v_{[EF,EF]} - \text{累}_{[EF]} = v_{[EF]} - \text{累}$

$D_{\text{支流}}$: i) $\text{马}_{[EF]} - N_{[EF,EF]} = \text{马} - N_{[EF]}$

$\text{马}: N_{[EF]} - D_{[EF,EF]} = \text{马}: N - D_{[EF]}$

$D_{\text{主流}}$: ii) $\text{马}: N: D_{[EF]} - v_{[EF]}: \text{累} = \text{马}: N: D - v: \text{累}$

iii) $C: T_{[EF,EF]} - D: N: \text{马}: v: \text{累} = C: T - D: N: \text{马}: v: \text{累}$

iv) 递出 $(T - D: N: \text{马}: v: \text{累})$, 原推导空间恢复一个 EF, 得到 $C_{[EF]}$

v) 得 $_{[EF,EF]} - C_{[EF]} = \text{得}_{[EF]} - C$ (注: 此处, 得 $_{[EF,EF]}$ 是推导得以继续的关键)

vi) 递出 (得), 原推导空间恢复一个 EF, 得到 $C_{[EF,EF]}$

$D_{\text{支流}}$: i) $\text{老王}_{[EF]} - N_{[EF,EF]} = \text{老王} - N_{[EF]}$

$\text{老王}: N_{[EF]} - D_{[EF,EF]} = \text{老王}: N - D_{[EF]}$

ii) $v_{[EF,EF]} - \text{骑}_{[EF]} = v_{[EF]} - \text{骑}$

iii) $\text{老王}: N: D_{[EF]} - v_{[EF]}: \text{骑} = \text{老王}: N: D - v: \text{骑}$

$D_{\text{主流}}$: vii) $C_{[EF,EF]} - D: N: \text{老王}: v: \text{骑} = C - D: N: \text{老王}: v: \text{骑}$

viii) 递出 $(D: N: \text{老王}: v: \text{骑})$; 原推导空间恢复一个 EF, 得到 $C_{[EF]}$

以上推导中, $C - T$ 和 $v - V$ 分别基于概念选择 (Categorical Selection)^{[8]71}, 发生外合并 (外合并先于内合并或再合并), 并伴有特征核查和转移。 $C - T$ 和 $v - V$ 接下来再合并, 仍然是基于概念选择, 即 $C - T$ 和 $v - V$ 要相互允准; $C - T$ 还要核查 Φ (即人称、性和数等) 特征。“得”是功能语类, 带有两个边缘特征。这是以上推导的关键, 也是“得”的必要性的证明。在 X 杠理论框架下, “得”在推导中的必要性难以得到证明。

(二)“动-得”为什么线性紧邻?

从逻辑上讲这里有两种可能的推导路线。一是“得”前述谓成分不带宾语, 合并结果见(2), “动-得”在表层结构上紧邻。第二种可能是“得”前述谓成分带宾语。由于合并条件的限制, 在宾语 $\text{马}: N: D_{[EF]}$ 与 $v - \text{骑}_{[EF]}$ 合并后, 宾语必须被递出, 使 $v - \text{骑}$ 得以恢复一个边缘特征, 从而能够与主语 $\text{老王}: N - D_{[EF]}$ 合并。合并后的结构, 即 $\text{老王}: N: D_{[EF]} - v: \text{骑}$, 边缘特征已经耗尽。等到 $C_{[EF]}$ 和得 $_{[EF,EF]}$ 合并, 并递出 (得) 后, C 获得两个边缘特征, $\text{老王}: N: D_{[EF]} - v: \text{骑}$ 和 $C_{[EF,EF]}$ 才得以合并, 完成特征核查/赋值。这个推导中存在问题, 即被递出的宾语 $\text{马}: N: D_{[EF]}$ 和“得”不属于一个推导空间, 线性关系不确定, 似乎存在线性化障碍。换个角度说, 在 X 杠理论框架下, “老王骑”即我们所谓 $\text{老王}: N: D_{[EF]} - v: \text{骑}$, 可以通过侧移动或残余移动位移到 SPEC-CP (即 CP 的标志语, 也即 specifier, 简称为 SPEC 的位置), 但宾语由于已经递出, 无法随“老王骑”一起移动。这里, 英语和汉语的区别在于英语只允许一个短语的指示语 (SPEC), 而汉语则允许多个短语的指

示语,就“得”字句而言,可以有轻动词短语和“得”两个 SPEC-CP。到这里,“动-得”线性紧邻的谜团还没有完全解开。

(三)为什么动词必须复制?

上面谈到,当移动的轻动词短语“带有”宾语时,推导有问题。此时,话题化(topicalization)作为一种句法后线性化补救措施,往往可以挽救有问题的句法推导。我们认为,“得”字句动词复制,就是轻动词短语(即“老王骑马”)全体话题化所引起的。按照 X 杠理论,上面谈到的有问题的推导可表示为: $[_{CP} vP_j^{[top]} \text{得 } C[_{TP} DP_i T[_{vP} t_i t_j DP_k^{[top]} v-V[_{VP}]]]$ 。话题化之后的句法结构可表示为: $[_{TopP} DP_k vP_j \text{Top}[_{CP} t_j \text{得 } C[_{TP} DP_i T[_{vP} t_i t_j t_k v-V[_{VP}]]]]]$ 。^①从这个结构来看,较低的语迹,或者说副本,都应该被链删除,即不存在动词复制。一种可能是 DP_k 必须先移动到 SPEC-CP,再移动到 SPEC-TopP。这种情况下,链删除后就在 SPEC-CP 留下两个语迹,即 t_j 和 t_k ,这违反表层评估条件强制曲拱原则(即 *u),而保留 SPEC-CP 上的递出单位即轻动词短语的核心,即 $v-V$ 是最优选择。这就是动词复制的原因,也是“得”前动词带宾语时,“动-得”仍然线性紧邻的原因。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轻动词短语前置分析也不如侧移动分析,因为前者有多处违反强制曲拱原则。

按照(2)的语段推导,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类似于侧移动分析。我们认为,话题化是句法后合并功能语素 $TOP_{[辖域,EF;top,EF]}$ 的结果。 $TOP_{[辖域,EF;top,EF]}$ 首先与 $C_{[EF]}$ 合并,核查辖域后递出(C),得到 $TOP_{[辖域;top,EF,EF]}$ 。然后 TOP 探测到轻动词短语递出域中的两个[top]特征,此时 TOP 带有两个边缘特征,符合合并条件,合并老王: $N:D-v_{[top]}$: 骑后递出(老王: $N:D-v_{+top}$: 骑)。接下来, TOP 探测到($D_{[top]}$: N : 马)中的[top]特征,但 TOP 此时只有一个边缘特征,无法合并,这触发不得不(Last Resort)操作,递出不带有边缘特征且特征核查完毕的(N : 马),从而在 D 上恢复一个边缘特征,达到合并条件,合并后递出(D_{+top}),最终完成所有[top]特征的核查。由于支流老王: $N:D-v$: 骑是在 C 和“得”合并后递出 $C_{[EF,EF]}$ 才得以进入主流推导,所以在 C 的移动路径上造成了两个语障,即轻动词短语和限定词短语,导致线性化障碍。话题化之后,链删除又造成两个相邻的空递出单位,违反强制曲拱原则,最优的表层产出是保留较低的这个轻动词短语的核心,造成动词复制。我们认为,这一分析既能证明“得”的必要性,又在精神上与侧移动分析保持一致,比 Feng 的焦点决定论更符合句法馈给音系的原则^[9]。

三、讨论

(一)关于“得”

以上推导中,“得”必须带有两个边缘特征,否则推导不能成功。因此,“得”肯定是功能语类,这与现有研究不矛盾。问题是“得”是什么性质的功能语类?基于上面的推导,我们认为,就我们所讨论的例子而言,“得”的特征配置为 $[v, EF; R, EF]$ 。相应地,与之合并的 C 的特征配置

① [top]指话题特征。TopP 指话题短语。t 指移动后的语迹,即 trace 的缩写,下标字母对应相应的移动成分。

为[C, EF; ϕ , EF; Case: Nom; +fin; Asp: *proc*; Tns: *pres*; +v; +R]。^②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推导中“得”的必要性不等于“得”一定会被语音拼出。这可能是递出评估时语用语篇、韵律以及词法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得”的省略显然是有限制的。例如,当“得”前动词和“得”后成分能够凑成一个音步(即符合 BinFt 的要求),省略“得”相对比较自然。从理论上说,我们坚持句法馈给音系,而不是音系馈给句法或双向互动。也就是说,这种省略不是发生在句法,而是在句法后。

(二)关于线性化

短语结构条件无疑是一个正确的直觉,是关于汉语语序(线性化)特殊性的有效观察。其实,短语结构条件无非是说,汉语中动词带了宾语就不能再直接带(结果或方式)补语,带了补语就不能带宾语。正如我们上面的分析所揭示的,其原因是如果加上宾语限定词短语所构成的语段,就有两个语障,会造成推导障碍及线性化失败。

上面分析的另一个关键是带有两个述谓成分的汉语“得”字句只有一个 C-T,而且必须在“得”后合并,即所谓“中心语在后”。其一,这解释了“得”的必要性。其二,这可以解释“得”前不能带“着”“了”“过”。因为只有“得”后才有 T,才能发生 T 下降,使动词带 T 标记或 T-Asp 标记,如“着”“了”“过”。“得”前没有 T,所以即使有体特征,但无法和 T 合并,无法发生 T 下降,这种情况下,体特征在汉语词法里只能实现为动词前的所谓“时体副词”如“正”“曾经”等。英语此类主从结构则各自与 C-T 合并,即主从句都有 C-T。例如,They helped Jack (so) that he passed the exam,主从句都有 T 标记。其三,第二部分第三节的分析表明,“中心语在后”要优于“中心语在前”的轻动词短语前置分析。

另外,线性化计算应该以 CP 的域为单位。一个有力的证据是(3)a 这样的汉语句。该句的从句中也有“(广义的)句法性的话题位置”^{[10]224},即“他骑马”(见前面的分析)。按照我们的分析,线性化之前的句法结构是(3)b,句法后线性化之后的结构是(3)c。可以看出,话题化(即线性化修复手段)是以 CP 的域为单位。

(3) a. 我们笑他骑马骑得难看

b. [_{CP}我们笑[_{CP}他骑马得难看]]

c. [_{CP}我们笑[_{TopP}他骑马[_{CP} e 骑 e 得难看]]]

(三)附加假设

除了分布式词法等大的理论框架,我们上面的分析还包含合并假设、递出假设等,此外也隐含着一些附加假设,其中之一是动词一致性假设^{[11]355-382}。该假设把述谓成分统一处理为 $v-V$,而且,所有 $v-V$ 在句法中都没有语义或音系差别,从而可以更好地维护句法的独立性。例如,可以认为(4)中的句子在输入递出评估时,话题化部分的输入结构是一样的,都是[_{TopP}[_{vP} DP_[施事] $v-V$ [DP_[受事]]] [_{TopP} Top [_{CP}...]]]。

(4) a. 老王骑马骑得累了。

② Nom 指主格;fin 指有定性;Asp 指体特征,proc 即 proceeding 的简写;Tns 指时态特征;R 指小句关联性。

b. 老王把马骑得累了。

c. 马被老王骑得累了。

这可以较好地解释进入“把”字句的“得”字句。Huang 等关于此类句子的分析证明,“把”必须高于轻动词短语(也即“把”不等于轻动词),且“把”不能分配论旨角色。但原因不详。在我们的分析里,“老王把马”是话题化结构,因此“把”自然高于轻动词短语(“骑得累了”),而且“老王”和“马”的西塔(theta)角色在话题化之前已经核查,因此“把”自然不能再分配论旨角色。至于被动句(4)c 则是施事-受事关系的语义解释。包含“得”短语的伪定语句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得到合理解释,篇幅所限不赘。

另外一个隐含的附加假设是每个不可解特征在进入推导时必须携带一个边缘特征。这一假设在上面谈到的句法后 TOP 和 WH(即疑问词)语素上表现为[辖域]和[TOP]或[WH]各携带一个边缘特征([TOP]和[WH]在句法内推导中都是可解特征)。

四、结论

本文探索了边缘特征驱动的语段推导方法,进一步约束了基于探针-目标框架的特征驱动的(无投射)句法推导。基于此,第一,我们尝试证明了“得”在“得”字句语段推导中的必要性。第二,在两种逻辑可能下(即“得”前动词带宾语或不带宾语),“动-得”都线性紧邻,从而为所谓“‘得’必须寄宿于动词”或“‘得’作为动词词缀必须与动词合并”找到了依据。第三,我们也探讨了“得”字句动词复制的原因,即汉语“得”字句只有一个 C-T(而英语主从句各有一个 C-T)且在“得”后合并,当“得”前动词所带宾语限定词短语必须递出时,就在 C 的移动路径上形成两个语障,导致线性化困难,此时话题化作为句法后修复手段使宾语所在整个轻动词短语在 CP 之上再合并,经过链删除,删除一个语障,从而消除了线性化的障碍。之所以较低的限定词短语可以删除,动词却不能删除(从而造成动词复制),是为了不形成两个相邻的空递出单位(从而违反强制曲拱原则);换句话说,在尽可能删除较低副本的条件下,保留链删除涉及的两个递出单位中较高递出单位的核心(即 $v-V$)是最优选择。

必须指出的是,本文认为线性化除了句法内、句法后两个阶段之外,还涉及优选论递出评估(包括链调整、强制曲拱原则、语义语用语篇、音系和词法等的相互作用),并通过制约条件层级变化来体现语言类型差异。

参考文献:

- [1] HUANG C-T J, LI Y-H A, LI Yafei. The syntax of Chinese[M]. Oxford: OUP, 2009.
- [2] CHENG L. Verb copying in Mandarin Chinese[G]//CORVER N, NUNES J. The copy theory of movement On the PF sid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7.
- [3] CHENG L, VINCENTE L. Verb doubling in Mandarin Chinese[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013 (1): 1-67.

- [4] HALLE M, MARANTZ A. Distributed morphology and the pieces of inflection[G]//HALE K, KEYSER S J.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essays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3:111 – 176.
- [5] CHOMSKY N. On Phases[G]//FREIDIN R, OTERO C, ZUBIZARRETA M L. Foundational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8:133 – 166.
- [6] MATUSHANSKY O. Head movement in linguistic theory[J]. Linguistic Inquiry, 2006 (1): 69 – 109.
- [7] CHOMSKY N. Barriers[M].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1986.
- [8] ANAGNOSTOPOULOU E, FOX D. Course materials for 24.952 Advanced Syntax, Spring 2007[Z]. MIT Open Course Ware (<http://ocw.mit.edu/>).
- [9] FENG S-L.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Prosodic Syntax[G]//语言学论丛:三十九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285 – 293.
- [10] 刘丹青. 语言学前沿与汉语研究[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 [11] HALLE M, NEVINS A. Rule application in phonology[G]//RAIMY E, CAIRNS C E. Contemporary views on architecture and representations in phonology[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9.

(责任编辑:刘云)

The DbP derivation and linearization of modern Chinese “*De*” sentences

YANG Jun, LI Linl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how, assuming EF = mergibility, that in EF-driven Derivation by Phase of modern Chinese *De* sentences, *De* (得), as a functional category, is derivationally necessary, and that the first predicate verb is linearly adjacent to *De* (i. e., no word(s) should appear in-between), which explains why *De* must adhere to V. And we arrive at the conclusion that when pre-*De* V takes a DP object, which derivationally constitutes a phase like the vP it proceeds to merge, two phases (i. e., barriers) appear on the path of C moving to the top of the sentence. As a repair strategy, the whole vP is topicalized, that is, remerged above CP so that one of the two barriers (the object DP) can be removed via Chain Modification just to make the whole derivation linearisable. Pre-*De* verb doubling, in this case, is forced as the optimal solution to avoid violation of OCP (*ee) because there would be two adjacent empty spell-outs if the lower vP is removed entirely.

Key words: “*De*”-sentences; derivation by phase; edge feature; linearization